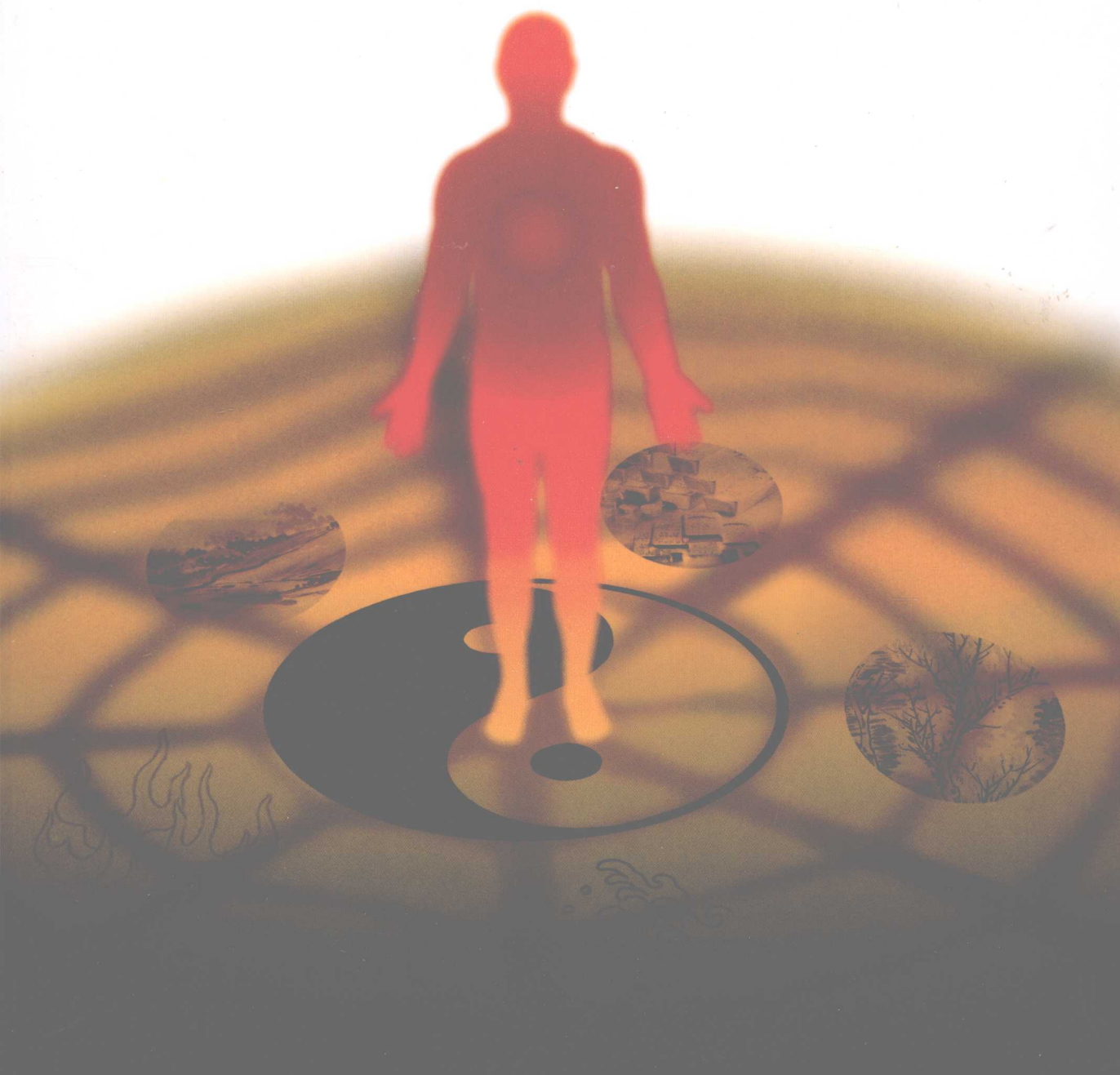


国家973计划 “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项目 ■ “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课题（编号2005CB523502）成果

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

——从五行到五脏相关

主编 邓铁涛 郑洪 副主编 刘小斌 邱仕君 邓中光



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

——从五行到五脏相关

主 编：邓铁涛 郑 洪
副主编：刘小斌 邱仕君 邓中光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科技出版社

· 广 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从五行到五脏相关 / 邓铁涛，
郑洪主编. —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9

ISBN 978 - 7 - 5359 - 4607 - 2

I. 中… II. ①邓…②郑… III. 脏腑病证- 研究
IV. R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1866 号

责任编辑：李希希 邵水生

封面设计：林少娟

责任校对：山林

责任印制：任建强

出版发行：广东科技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编：510075)

E-mail: gdkjzbb@21cn.com

http: //www. gdstp. com. cn

经 销：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广州市沙太路银利工业大厦 1 栋 邮编：510507)

规 格：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330 千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4 000 册

定 价：65.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本书为国家 973 计划项目“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
之“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编号 2005CB523502）
课题成果

摘 要

谈中医离不开五行，谈中国传统文化也离不开五行。

在人类的知识演化进程中，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们创造了五行学说，先人们藉五行来归类万物，规划世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阶梯。

关于五行学说的起源，学术界作过很多的研究。从理论上分析，五行学说的要义有二：一是以“五”为基准的分类归纳法，即从具体事物抽象出“金、木、水、火、土”五者为各类的代表；二是“类”之间的关系律，即相生和相克，反映了事物间“利”与“害”两种基本关系。

五行学说是带有中国传统思维特点的理论。与西方古代四元素说相比，四元素说体现了西方注重分析论和还原论的学术走向；五行学说则为中国思想带来比类析物、重视宏观和关系协调的学术传统。

中国传统医学在理论形成的初期，曾深深得益于五行学说，以五行为中介建立了一种立足人体内部又沟通外界环境的体系。它囊括自然界方面的空间、时间、星辰、数字、气候、颜色、声音、味道、气味等，旁及人类生存所用的粮食、蔬菜、果品、牲畜等，而整个重心则在人体的脏器、肢体、五官等构成，配合人的情绪、发出的声音、排出的液体以及疾病的病因、症状等。这种体系，将自然、社会与人体整合于一体，并通过“类”之间的五行关系模式发生相互作用，成为中医整体观念的重要体现。

不过，尽管五行学说的体系相当完整，具备着甚至可以用数学关系来表达的结构，但并非按章循轨就足以致用。从思想领域到应用领域，在公式体系与实际事物之间，差别极大。其难点有二：一是事物配五行的法则是否必然和唯一；二是五行生克关系模式是否全面，这是五行能否全面反映复杂世界的复杂联系的关键。

中医作为应用科学，早期运用了五行学说来整理实践经验，将经验上升为理论。但是医学实践与五行理论预设之间，一直存在差异，因此中医学在应用五行学说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在进行调整。例如，在五行与脏象的相配方面，医学进行了取舍。中医认为脏为生命活动的功能主体，提出了“脏者，藏精气而不泻，故满而不能实；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的定义。据此，体腔内正好有5个脏器，因此很自然地可与五行相配。但在具体相配方式上就与社会上其他的认识不同。

在五行学说形成过程中，四方、四季与五行的配属是比较早定形的，是五行体系中带有逻辑起点意义的基本范畴。其配属关系如表1：

表1 四季、四方与五行的配属关系

	木	火	土	金	水
五季	春	夏	长夏	秋	冬
五方（方向）	东	南	中	西	北
五方（方位）	左	上	中	右	下

其中方位与方向的相配，是根据先秦时作图的习惯，以南为上，以北为下，相应的左为东，右为西。

古代的祭礼中曾据此将动物内脏配属于五行。《吕氏春秋》记载，古时祭祀，以春配脾，夏配肺，秋配肝，冬配肾，在夏秋之间则配心。这一配法，是根据祭祀时，祭牲头朝南，从背部看到的五脏的解剖位置，按表1的配属关系来确定的。即：肝位右→西→秋→金；脾位左→东→春→木；心居中→中→长夏→土；肾位下→北→冬→水；肺位上→南→夏→火。

这一配法符合五行基本范畴的类推。但后来医家采用的配法却与此不同，是以肝配木、心配火、脾配土、肺配金、肾配水。后者这种配法曾被作为汉代今文经学的特色之一，与主张前一配法的古文经学争论不已。其实可以认为，医家所用配法源自医学实践总结，后来才为今文经学的学者借用。因此，正如经学大师郑玄所说的，它是中医所必须遵循的法则，否则治疗时“反此为剧”，不能取效。医学家为什么要放弃现成的、直观的、以位置为依据的配法不用？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配法不能很好地反映五脏的功能。因此医学家不根据五行之位，而是根据五行之“性”，即《尚书》所说的“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将这些特性与中医的五脏功能相比照，从而找到配合点，形成了新配法。这是中医对五行配属法则的突破。

相生相克是五行学说表达五行之间利、害关系的抽象模式。它们在指“五材”时容易理解，如金克木、木生火等。但类推于其他配属时，就有必要重新定义生和克的内涵。东汉王充曾质疑说：“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论衡·物势篇》）如果这样理解五行就不可能普遍类推。

有人提出，五行相生相克应该主要理解为体现各行的协同作用：“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气生万物，人用万物作万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贼害，不成为用。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故诸物相贼相利。”（《论衡·物势篇》）这种观点，暗中转换了判断利害的角度，即不是从受克者，而是从“他者”（人）的角度来看，以对人类的功用来判断。这虽然不是原始意义的相克，但有其积极意义。例如医学的五脏配五行恰恰适用这种理解。因为五脏是同时、共在的整体，五脏相生不能像四时循环相代，相克也不能像五德依次更替。清代医家黄元御在《四圣心源》中说：“其相生相克，皆以气而不以质也，成质则不能生克矣。”五脏的生克只能从相互作用的利或害来说明，不可能彼此取代。对人体来说，仅谈对某一脏的利或害意义不大，而应该看对整体的利害。因此中医五脏的生克总是结合其整体作用

来分析的。这种理解是中医根据具体情况，对五行学说内涵进行调整的体现。

另外，中医所讲的五脏相生相克，不是抽象的，往往是通过具体的物质或功能联系来体现的。例如相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心生血，血生脾……肾生骨髓，髓生肝……”所谓五脏相生不是心脏生出脾脏，而是指五脏之间的气、血、精、髓等的濡养关系。相克，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表明五脏之间存在伐、灭、缺、绝等不利影响，但却又承认这是维持人体平衡的合理因素，是病理状态下各脏之间相助以恢复常态的作用力。可见五脏相生相克主要是从五脏精气和功能的角度，阐明彼此之间相互长养又相互制约的道理。

由此可见，中医学在一开始运用五行学说之时，就已经作了自主的诠释和调整。而在其后的发展中，又曾在具体运用上增添了不少内容。例如，归纳总结了乘侮、胜复理论。

《素问》中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等七篇大论，阐述了运气学说的原理。其中，归纳出时令之气有“亢”（又称“太过”或“有余”）和“不及”两种情况。时令均与五行相配，这样就为哲学上抽象的、静态的“行”注入了动态、量化的因素。《素问·六节脏象论》说：“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说：“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五行乘侮的命名，就由此来。乘有“乘胜”之义，指太过的情况下对所胜的克伐；侮则指本来受克的一方由于量的增多，反过来欺凌所克。这样就使五行的相克成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结构。

胜复理论也叫亢害承制理论。胜即相胜，复即报复。意谓如某运气化强盛，克伐太过（即相乘），会招致被克者之子起而克制它，以报母仇，便为复，也叫子复母仇。如金运太过，过乘木气（相胜），木郁而生火，火能克金，即为复。胜复的一般规律是，凡先有胜，后必有所报复。这可以说是对动态五行结构局部平衡维持的分析。

太过、不及等概念可与疾病的寒热、虚实等状态相对应，因此乘侮、胜复等理论使五行学说对疾病的解释能力大为增强。晋唐至宋代的中医理论一直较广泛地应用这种具有医学特色的五行学说。那时也是传统文化中的命相学广为流行的时期，在命相学中形成了一套五行休囚、长生墓绝理论等机械的法则，但对中医学影响不大。可以说中医的五行学说与命相学中的五行学说的内涵与走向都是不同的。

金元医家的争鸣及明清医学理论的创新，是中医学的又一次大发展。这一时期中医脏腑学说日益成熟和深化，对各脏的功能有新的阐发，为认识脏与脏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渠道。适应这些发展，中医五行学说也随之而变，出现了例如五行互藏、五行颠倒等的新理论。

五行互藏由明代医家提出，意谓五行之中，每一行兼具其他行的属性。《素问·阴阳别论》曾有类似思想说：“凡阳有五，五五二十五阳。”明代张景岳引申到五脏方面，他说：“五脏之气无不相渗，故五脏中皆有神气，皆有肺气，皆有胃气，皆有肝气，皆

有肾气……各有互相倚伏之妙。”（《景岳全书》卷三十八）指出生理上五脏功能相互影响，难以用五行截然区分。明代医家赵献可也从病理上提出五行之中各有五行，指出：“以火言之，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医贯·论五行各有五》）具体而言，五行中心属火，但随着医学临床的深化，人们知道火不独与心有关，还有“肾中相火”、“脾土中火”、“肝火内炽”和“肺金气虚，火乘虚而现”等不同情况，说明火可见于各脏。其他各行、各脏也可作相似的类推。所以五行互藏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五行与五脏单一固定配属不能全面反映各脏功能的缺陷。

五行颠倒，最早源于道教的丹道之术。道教认为修道能逆转五行生克之序，超越自然规律的束缚而成仙。道教此说仅用于修仙，不针对常人。但医家从中得到启发，将五行颠倒引入到五脏关系中来。清代医家陈士铎提出一系列“五行颠倒”关系，包括“生中有克”、“克中有生”、“不全生”、“不全克”、“不敢生”、“不敢克”等。他主要还是讨论五脏关系中的特例。另一医家程芝田则明确地认为生克在顺序上就是可逆的，他说：“金能生水，又能克水，气滞则血凝也；水能生木，又能克木，水多则木腐也；木能生火，又能克火，木郁则火遏也；火也生土，又能克土，火烁则土燥也；土能生金，又能克金，土裂则金销也。”“虽金可克木，亦可以生水以养木；木可克土，亦可以生火以培土。土可克水，亦可以生金以资水；水可克火，亦可以生木以壮火。火可克金，亦可以生土以化金。”（《医法心传·颠倒五行论》）程芝田将这些认识规律化，而不仅仅作为特例看待，结合五脏关系进行了具体说明。

从逻辑上说，“五行互藏”与“五行颠倒”已经动摇了早期五行学说的两个基本法则，即五脏与五行的单一对应性和五行生克的单向序列。尽管它们在形式上仍然采用五行，但其内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进入近代、现代，随着西风东渐，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代、现代的科学观念和理性精神对传统学术思维带来剧烈冲击，五行学说首当其冲。1923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名作《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声称“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五行说）将宇宙间无量于数之物象事理，皆硬分为五类，而以纳诸所谓五行者之中。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盘踞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嘻，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随后古史辨派史学家对五行学说源流进行研究，清理了笼罩在五行之上的神秘色彩。随之而来，中医界也掀起了关于阴阳五行理论存废以及中医发展方向的论争。章太炎、陆渊雷、恽铁樵等著名医家纷纷提出要废弃或改造中医五行学说。

新中国成立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学术界对五行学说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价，即认为五行学说既有体现世界的物质性和普遍联系的一面，也有机械僵化的一面，是朴素的机械唯物论。同时还认为，中医学对五行的运用是主要发展了其合理性的一面。尽管如此，五行学说固有的缺陷仍然屡次引发争议，并往往成为废弃中医论调的主要攻击点。

总结中医五行学说的发展史，可以得出几点印象：

五行学说是早期用来认识事物内部构成与外部关系的简明工具，古代凭此构建了关于自然与人体的有序图景，然而它并不能全面地反映真实世界的面貌。

五行学说有助于早期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但它又逐渐落后于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

展，后世的多种补充和修正，也没有真正改变五行学说的性质。

明清以来脏腑学说成为中医学术的主流。五行虽与五脏相配，但由于不能有效地反映对脏腑功能与脏腑间关系的新认识，其指导作用逐渐抽象化，让位于阴阳、气血、经络等具体医学理论。

二

五行学说的缺陷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

作为五行核心范畴的金、木、水、火、土“五材”，是古代对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物质的分类简单归纳，不必与现代科学对照就知道其并不完备。虽然后来“五材”抽象为五类特性，摆脱了“物”的制约，增强了其解释能力，但每逢进入应用领域与具体事物发生配属的，总是难免招致争议。因为有些事物根本不能用“五”来限定，像畜类众多，何以一定要挑选五畜来配属五行？即使是恰好能用“五”来分类的事物也不容易找到必然的配法，像五脏配五行就出现过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

在五行关系方面，相生与相克从抽象的哲学来说，以利害二分法概括了事物的基本关系。但不足在于，一是限定了生与克的单一对象与方向，这即使对“五材”来说也不是完全合理的，如土固生金，何尝不生木？木克土，金何尝不克土？水与火之间，谁克谁则视情况而定。二是从抽象思维应用到具体的和复杂的事物时，其利、害的界限往往比较模糊，相互作用十分复杂，不好说谁生谁或谁克谁。这种情况下按五行的配属强行推定其生克关系，虽然有时也能找到符合解释的事例，但必然不能反映全部真实情况。五脏关系就是如此。

由于五行学说有其长处，现代中医教材也一直保留着五行学说。但任何事物作为一个整体，其长处与短处是并存不分的。如果不作根本性的改造，光想利用其长处，避开其短处是不可能的。五行学说的缺陷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中医教学中令人困扰的问题。教材中的五行学说不得不从最基本的五材概念关系说起，这已经较难令现代的初学者接受，到了实践中再费力地向学生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又增大了学生理解的难度。当然，简单地废弃五行学说，等于将合理的一面也抛弃，这更不可取。按照科学哲学的观点，知识的进化不能破而不立，应该在针对同一问题上，有能够容纳更多新发现、解释能力更强并更好指导实践的新理论，才能取而代之。这里，我们提出：以五脏相关学说取代五行学说。

提倡以五脏相关学说取代五行学说的重要原因是：有明显缺陷的五行思维已经影响了人们对中医核心内容的理解。在现代社会对中医的各种质疑与非议中，那些罔顾历史与现实的“废医”论当然可以置之不理，但应看到有些要求也有合理性，如希望中医理论能够逻辑清楚、思维理性和理论自洽等。中医理论现代化，并非一定要用实验数据来说话，但以上几点应是“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和要求。

五脏相关学说立足于中医理论的特点，虽然取代五行，实际上包含五行学说和中医脏象学说的原有合理内容，又尽力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其主要特点和方法是：

1. 在实践的基础上，保留脏象的理论及其配属系统

人体五脏系统的划分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并非为了配属五行而分成五类，故五脏相关学说保留中医五脏系统的结构。

2. 以系统和结构的观点认识五脏的相关性

五脏相互联系，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观点的体现。五脏相关学说借鉴现代系统科学和结构主义的认识，着重从总体的角度来分析五脏相关联的规律及其对整体的影响，而不是仅注意对某一脏的利或害。阴阳、气血、津液等是五脏相关的信息单元和控制因子。五脏相关联是人体内部气血阴阳等物质与功能相互作用的客观影响，而不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克的推论结果。

3. 以理性——经验方法构建五脏相关理论

五脏相关学说在实践中总结脏与脏之间相互影响的模式，而不限定于五行生克公式的推导。中医对五脏关系的认识，主要是从宏观的症状中分析病机，从病机中得出脏与脏的相互影响关系。现代实验手段也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在认知上，将证伪与证实相结合，以“症状——病机”的逻辑分析五脏关系，并以文献和临床调研为依据，在文献中总结，在实践中验证，然后借用现代手段开展大规模调研来逐一确定，最终整合成新的理论知识。

如果说五行学说是演绎思维，那么五脏相关学说重新回归观察——归纳思维。形式上，演绎逻辑比归纳逻辑完美，但与其不合实际地演绎，不如认认真真地归纳。

三

五脏相关学说是在五行学说的基础上，克服了其理论的机械性，并综合脏象、阴阳、气血、经络等理论，全面反映人体五脏系统的功能及彼此关联作用的学说。

五行学说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三方面：一是五大类别的特性；二是五大类别之间的关联性；三是人体与外界相关性。五脏相关学说覆盖了五行学说的基本范畴，不同在于，五行学说以“五行”为中介作推导，而五脏相关学说以“五脏”为中心来说明。

五脏相关学说认为：

1. 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功能组合体

(1) 五脏是连属人体的中心

五行学说应用于人体其实就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五行配人体，分脏、腑、体、液、窍、声、神、志等不同层次，涉及形体与情志等多个方面。其中五脏是核心，腑、体、液、窍、声、神、志等多是由五脏派生出来的下位概念，是随所属之脏来配五行的，并受脏的功能支配。

五脏相关学说同样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连属脏、腑、体、液、窍、声、神、志等组织的一个整体结构。但脏之所以有五，是因为根据脏的定义而来，不是因天地间有五行而比附得来。因而其他范畴就不限定为五，它们与五脏的配属关系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如腑可有六，它与五脏的关系可根据功能、经络等确定，有一腑与多脏相关

的，也有一脏影响多腑的。情志可有七，五脏均可影响情志，但并非一脏与一情的简单对应关系，而是总体上均由心所主，病理上与肝关系最密切。窍可有九，与五脏关系各有不同。如耳并不是只与肾相关，还与肝在生理、病理上相关联；肾不仅主耳，亦主二阴，还与某些眼病关系密切……

总之，五脏相关学说认为，五脏与全身器官之间的配属关系是多方位和多渠道的，是长期实践观察的结晶，还会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它不依赖于某一理论的推导。

(2) 五脏功能各有特性

五行学说以五行之性来类推五脏之性。而中医脏腑学说对五脏功能的认识，更多地从其功能所主、阴阳属性和气血运化等分析，有很多超出或不符合五行之性的地方。这些必须以五脏相关学说来归纳。

如肺脏，生理功能主气，司呼吸，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在五行中肺属金，金曰从革，有收敛、肃杀之义。肺的功能中，与金的肃杀直接对应的是肃降。肃降即肺气向下的通降，但肺同时还主向上升宣，升宣与肃降在生理情况下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使气道通畅、呼吸调匀，体内外气体得以正常交换，二者不可分割。因此从金的特点只能认识肺的肃降，在功能上是不完整的。

又如肾脏，五行属水，水曰润下，但中医认为肾中亦有元阳，或曰命门之火，是温煦人体的动力之源。仅从水的特性来认识肾也是完全不够的。

如果还局限于五行学说，有关五脏功能的认识就难以整合。五行学说和脏腑学说貌合神离，并行共存而又枘圆凿方，造成中医理论体系的不圆洽。这些应以五脏相关学说来统一。

2. 五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联系

人体是一个整体，相互存在紧密的联系，这是中医整体观的基本论点。无论五行学说还是五脏相关学说，都是表达这种整体观的理论模式，区别在于表达的方式、方法和内容都不相同。

(1) 联系模式

五行学说以生克乘侮来归纳脏与脏的关系。五脏相关学说则认为，脏与脏之间的关系，不应仅就局部来简单评价两两之间的利或害，而应吸收现代系统论与结构论的思想，更加重视从整体的角度来认识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五脏相关学说提出：五脏之间主要有相主、相成和协同三种作用模式。

相主作用，指各脏均有功能所主，在人体功能系统的某一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例如肾、脾作为先天、后天之本，对他脏的精微气血有滋养作用；肺主气、肝主疏泄，对他脏的功能起到调节作用；心主神明，对他脏起到统率作用。在某脏所主的功能发生疾病时，以调理该脏为主，旁及他脏。

相成作用，指各脏在生理和病理下，对他脏的功能起到协助或平衡作用。例如肺朝百脉，协助心主血功能的完成；肝主疏泄，协助脾胃消化功能正常。在某脏功能失常时，可以通过调理另一脏来协助它恢复正常。如脾运失畅，可疏肝理脾以助运化。

协同作用，指人体某一生理功能，或某一病理状态的形成，是两脏或多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在局部而言可能存在脏与脏之间的功能拮抗或抑制，但在整体上却形成有序

和稳态。人体的生命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些生理活动往往需要几个脏腑的配合才能进行。例如消化、水液代谢、血液流通等，其中任一个脏腑的病变都有可能影响协同作用的其他脏腑。

(2) 联系渠道

在五行学说中，五脏相互作用的规律就是五行生克的规律，是一种代入公式求解性的应用。但五脏相关学说认为，脏与脏的关联是通过相应的中介来体现的，其作用的效果也与其中介渠道的特点有关，也就是与气、血、津、精等精微物质的特点及其与五脏的联系有关。

以心与脾的关系为例，可以从三个渠道来体现相关。其一，血的生成与运行。心主血，脾统血，且脾为气血化生之源。其二，气的关系。心主血脉，血行脉中动力来自宗气，宗气的充沛则赖于脾气充盛。其三，痰与瘀，这是从病理而言。脾为生痰之源，痰浊阻滞胸阳，则可闭涩心脉，因痰致瘀。痰瘀相关是心脾在病理上相互影响的体现。

(3) 联系特点

脏与脏在相互作用时，可以区分出主动与被动关系。古人用五行学说中的母、子、我克、克我等术语表示生克中的主动与被动角色，但这要受到生克的固定顺序制约，其角色关系是单向的和机械的。五脏相关学说认为，在脏与脏相互作用时，何者处于主动地位，既与各脏的功能特点有关，也与作用的渠道有关，不是固定的。

例如在生理状态下，先天之本肾与后天之本脾，常在阴阳气血的滋养方面处于主动地位，供给各脏动力和养分，这时肝对于肾来说就处于被濡养的被动地位。但在病理状态下，肝则常常有扰乱他脏的趋向，如冲心、犯肺和侵犯脾胃等，因此被古人称为“五脏之贼”，这时又处于影响的主动地位。

3. 五脏与外界环境之间存在不完全对应的联系

五行学说在古代理论中是沟通天人的中介。例如通过它，五时、五气、五味、五谷、五畜、五音等都与五脏发生作用，成为病因理论和药性理论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人体与外界存在联系是中医整体论的基本观点，这在引入五行学说之前已经形成，并非五行学说的推论。五行学说将各种零散的观察知识整理成体系，对理论构建有积极作用。但它所建立的关系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一方面，为适应五行，将四季分为五，将六气中的火与暑相合，甚至将种类众多的谷类、畜类等仅选五种来配属，这都是不顾实际的做法，在今天不必完全照搬。另一方面，外界事物与五脏并不必然一一对应。例如春天不见得必然肝脏病流行，而肝脏病也不见得于春天才发病；心配属夏，但心痹胸痛却高发于秋冬寒冷之时。此外，像“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等以五行生克为基础的预后推论，也是不能机械套用的。五味配五脏古代也有不同配法，有学者研究《黄帝内经》谈五味与五脏都是一组对一脏的论述方式，并非一一对应（中药药性理论中的五味已经不是以味道为基础，而是以功能为依据，成为五脏系统的派生物，因此与五脏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当然，以五行为中介将五脏与外界相联系的体系中，包含了大量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资料，很多是有实践意义的。例如脏腑功能受四时气象、四时阴阳节律的影响有一定规律，五音影响情志和五脏功能也有客观依据，但对其对应性和影响规律还应客观研

究，而不能机械推论。五脏相关学说要在继承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归纳和分析，确立在现代中医理论中“天人相应”的合理内涵。

五脏相关学说保持了五脏配属结构，包容了五行的关系模式，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中医理论的完整性。由于它打开了五行的封闭循环，形成了全面开放的结构，里面还有大量内容要充实。例如，理论方面，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后，与中医其他学说如何协调，有待进一步完善；实践方面，五脏与内外环境的联系在具体生理和病理上如何体现，有待逐个地总结等等。

中医理论的现代化，需要中医界不断地在继承中创新，形成理论上的新突破。

英文摘要

The Study on the Theory of Five Viscera Correlation —From Five Elements to Five Viscera Correlation

I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is an integrated part of Chinese medicine, as it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kind, the great thinkers of pre-*Qin* dynasty invented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By this theory, our ancestors categorized and regulated the world. It is the first stepping sto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 have been many researches on the origin of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Theoretically,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carries two major connotations: the categorization of the substances by the five elements of metal, wood, water, fire and earth,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ategories, e. g. 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Chinese medicine, at its early stage, benefited a lot from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Based on this theory, it established a system which correlates human body with the surroundings. This system integrates nature, society, and human body into a single wholeness and the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It is a part of holistic concept of Chinese medicine.

Although the five elements system is rather complete and can even be expressed mathematically, it can not be readily put into use. One reason is that it is only too simple to categorize the substances by five elements. Another is there may exist other categorizations.

Chinese medicine, as an applied science, employed five elements to theorize the medical practise at its early stage.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always gaps between medical practice and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Chinese medicine has always made adjustment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For instance, Chinese medicine makes changes in the correlation of five elements with viscera, claiming that viscera are the major functional organs of life. Coincidentally, human body

has five organs and they can be made correspondent to five elements. In terms of the specific correlation, Chinese medicine has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the earliest established is the correlation of four directions and four seasons with five elements. It become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other correlations:

	wood	fire	earth	metal	water
five seasons	spring	summer	long summer	fall	winter
five directions	east	south	center	west	north
five sides	left	up	middle	right	down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of directions and seasons with five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is correlation, in ancient sacrificial rites, animal organs were made correspondent to five elements. It was recorded that in spring the sacrifice was spleen; in summer, lung; in autumn, liver; in winter, kidney; at the turn of summer and fall, heart. The correlation was determined by the anatomical location of five organs when the sacrifice was placed on the belly and with its head directing southward. That is:

Liver right—west—fall—metal

Spleen left—east—spring—wood

Heart center—center—long summer—earth

Kidney down—north—winter—water

Lung up—south—summer—fire

This correlation falls within the range of five elements. But later physicians came up with quite different correlations, e. g. liver correlated with wood; heart with fire; spleen with earth; lung with metal; kidney with water. This correlation may stem from Chinese medicine. It is one of the guidelines that Chinese medicine follows. Why did ancient physicians abandon the existing, objective and direction-based correlations? One plausible explanation is that it can not well reflect the functions of five organs. Therefore, the physicians correlated five elements with the functions of five organs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e rather than their directions. This can be regarded as a breakthrough of the correlating approach of five elements.

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are an abstract concept to express relationships of the five elements. Literally,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metal restricts wood and wood generates fire. But for other correlations, it requires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restriction and generation. Some may argue that if water restricts fire, why mouse cannot chase away horse. This concept just can not apply to all the correlations.

Some proposed that 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five elements. This is a different way to define 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Although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meanings of 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it applies to the correlation of five organs with five elements. Five organs are an interdependent whole. The generation of five or-

gans is different from the mutual generation of four seasons, and restriction is also different from mutual restriction of five *de*. The 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five organs can only be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interactions. For the human body, it is not significant to define the 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relationship of a single organ. Instead, a holistic approach should be adopted.

Besides, the concept of 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five organs in Chinese medicine is not abstract. It is manifested in specific substances and their functions.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mutual gener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heart generates blood, blood nourishes spleen. The generation of five organ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heart creates the spleen. Rather it means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of five organs. For restriction, Chinese medicine argues that there exist the unfavorable interactions among these five organs, but also admits that they are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 physical balance of our human body. They are the working force to restore the malfunction of human body to normality.

In conclusion, Chinese medicine modified and redefined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when first using it. In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it constantly put the theory into new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it generalized the subjugation, reverse restriction and retaliation in five elements.

Subjugation in five elements refers to the abnormally severe restriction of the five elements in the same sequence as ordinary restriction, while reverse restriction means the restriction opposite to that of the ordinary restricting sequence of the five elements.

Retaliation in five elements means that the hyperactivity of the five elements causing damages should be suppressed. If one element is hyperactive and restricts to excess, it causes the child of the restricted to retaliate. The general law for the retaliation in five elements is that wherever there is over-restriction, retaliation ensues. This can account for the regional balance of the dynamic five elements system.

With the above theory, Chinese medicine greatly enhanced its ability to understand diseases. From *Jin*, *Tang* to *Song* dynasties, Chinese medicine widely employed this five elements theory. It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 superstitious, rigid five elements theories at the time.

Jin Yuan dynasties and *Ming Qin* dynasties saw another breakthrough in Chinese medicine theories. During these periods *zang fu* theory gained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ha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s of *zang fu* organ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development, the advancement of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also took place. Such concepts as mutual involvement of five elements and reversion of five elements came into existence.

The theory of mutual involvement was put forward by Zhang *Jinyue* of Ming dynasty. It argues that each of the five elements contai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thers.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qi of five organs is intermingled. So all the five organs have spirit qi, lung qi, stomach qi, liver qi, and kidney qi... They are interdependent. Physiologically, the functions of these organs are interrelated and it is hard to separate them. Another physician in Ming dynasty advanced the same theory, suggesting that in terms of fire, there are water fire, earth fire, metal fire and

wood fire. In the correlation of five elements, heart was assumed to correlate with fire.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people came to realize that fire is not only related to heart, but also to kidney, spleen, liver, and lung. This shows that fire exists in all the *zang* organs. The same is also true of other elements and *zang* organs. Therefore, the theory of mutual involvement of five elements to some extent rectifies the defect of single correlation between five elements and five organs, and more accurately reflects the functions of all the *zang* organs.

The concept of reversion of five elements first originated from Daoism. Daoism believes that converting to Daoism can reverse the normal sequence of 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five elements, set oneself free from the natural law and render the convert to become a deity. This allegation inspired the medical practitioners. They used the reversion of the five elements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of five organs. *Qin* dynasty physician Chen Shiduo advanced a series of reversed relationships of five elements, such as generation dwelling in restriction, restriction dwelling in generation, no complete generation, no complete restriction, etc. He investigated the special case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ive elements. Another physician Chen Zhitian asserted that the order of 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could be reversed. He claimed that while metal could generate water, it could also restrict water. If qi became stagnant, blood stasis ensued. While water could generate wood, it could also restrict wood. If water was in excess, wood rotted. While wood could generate fire, it could also restrict fire. If wood was over-flourishing, fire stopped . . . Instead of treating these realizations as special cases, Chen Zhitian generalized them and went further to explain them in terms of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five organs.

Logically, the mutual involvement of five elements and the reversion of five elements overthrow the two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early five elements theory: the single correlation between five organs and five elements and normal sequence of 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Although they are similar in form to the early five elements theory, they take quit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At the contemporary ti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ountries, substantial changes took place in China. Modern science and rational spirit have greatly changed our traditional academic mentality.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is a case in point.

In 1923, Liang Qichao published an article to refute ying 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ies, regarding them as superstition. Later, historians conducted researches on the origin of the five elements, trying to uncover the mystery of five elements. Then, a debate was launched in the medical field over whether to ban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and Chinese medicine. Some well-known physicians such as Zhang Taiyan, Lu Yuanlei proposed to ban or modify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PRC, guid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academic field arrived at a basic conclusion: while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reflects the substantiality and universality of the world, it is also inflexible and stagnant. It is simple, mechanic materialism. Although Chinese medicine makes use of only its rational aspects, due to its inherent defects,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incurs many disputes and is always reduced as evidence to ban Chinese medicine.